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二十六回 入會黨慈母心驚 議避禍書生膽怯

卻說濟川見人把桌椅搬入正廳，便跟上去，問他那班朋友為什麼還不見到？搬椅子的道：「早哩！說的三點鐘來。」濟川無奈，只得在就近小麵館裡買碗麵吃了。呆呆的等到三點鐘，果然見兩個西裝的人來到牆邊，貼了兩張紙頭，上面夾大夾小的寫了許多字。近前看時，就是宋公民說的那幾句話兒，添上些約同胞大眾商議個辦法的話。又歇了多時，才見三五成群的一起一來的來了。都是二十來歲的人，中間夾著一兩個有鬍子的，又有幾個中國裝的。濟川等他同學，總不見到，看看大眾已揀定座兒坐下，只得也去夾在裡面坐了。第一次上台的人，就是那一個有鬍子的，說的話兒不甚著勁，吱吱咯咯的半吞半吐，末了又是什麼呼萬歲的祝詞。大眾聽了，卻也拍過一回掌。第二次是個廣東人，說的是要想起義軍的話，那拍掌之聲，也就厲害了些。恨的是到了後面，他卻變了調兒，說些廣東話，多半人不懂的，也有湊著熱鬧拍掌的。旁邊有些女學生，不知那個學堂裡出來的，年紀都是十八九歲上下，只聽見克擦一聲，啊呀一聲，大眾注目觀看，並無別事，原來是一位女學生身體太胖了，椅子不結實，腿兒折了，幾乎仰翻過去，就有人連忙替他換了一把椅子。這個當兒，可巧有兩個流氓，帶了姘頭來看熱鬧，卻好緊靠著濟川的座兒。聽他那班頭問道：「這班人在這裡做些什麼事情？」那流氓答道：「這都是教堂裡吃教的，在這裡講經呢！」

濟川聽了，不禁好笑。跟手就是一個黑大漢上台，腳才跨到台上，那拍掌之聲，暴雷也似的響，只濟川壞知他是誰，無從附和。果然這人說法與眾不同，他道：「自己到過雲南，那裡的官府如何殘酷，如何殺百姓是不眨眼的，那百姓吃了這種壓制，自然反動力要大起來了。」又說他自己也是不得意的人，有什麼事不肯做。說到此處，拍掌之聲，更震的耳朵都要聾了。

台下有幾個人，臉都泛紅，額上的筋根根暴了起來，濟川也是鼻中出火。誰知他那話是一開一合，轉過來說，還是和平辦法，電告政府，阻住那雲南官兒借外國兵的事，問大家願意不願意，要是願意，就請簽下字。殊不知這場熱鬧，來聽新聞的人居其大半，除去民權學堂的學生，真正他們同志也就有限了。當下有許多拍掌的人，聽見要簽字，都偷偷的躲了出去。只濟川是個老實人，不知利害，見大眾簽字，他也簽上個字。當時簽字已畢，不免彼此聚談一番，哄然而散。過了幾日，濟川只當他們真有些兒舉動，便踱到民權學堂打聽消息。誰知進去，只見幾個粗人在那裡看房子。問起眾人，說又到那外國花園去了。

問其緣故，無人得知。仗著自己能走，便奔到外國花園。到得那裡，偏偏錯了時刻，大眾已散。濟川只得折回。走過一茶館，進去歇歇腳，見有賣報的，濟川買了個全份，慢慢的看著消遣。忽然見一張報上，前日那外國花園的演說，高高登在上頭，自己的名字也在上面。這一喜非同小可，覺得他們也算為同志，非常榮幸。正想再到民權學堂裡去，合他們談談，不料天色漸漸的黑下來了，算計回家路遠，怕有耽遲，原來濟川家裡母教極嚴，回去過晚了是不依的，只得付了茶錢下樓，一逕回家。可巧瞿先生來了，問他到那裡去這半天，濟川正自己覺著得意，要想借此做做先生，就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。先生道：「噯喲！你上了當了！他們這班人是任了自己的性亂鬧的，又不是真正做什麼事業，只借點名目，議論一回，上上報，做幾回書，貪圖生意好些，多銷幾分兒。明仗著在上海，一時沒人奈何他，故敢如此。那雲南好好的，有什麼官府借外國兵殺百姓的事？都是捕風捉影之談，虧你肯去信他。將來鬧得風聲大了，真個上頭捉起人來，那時連你帶上一筆，跟著他們去坐監，才不得哩。廣濟川向來是佩服先生的，這時聽他說話太覺不對，自己一團高興，被他這麼一說，猶如一盆冷水，兜頭澆下，不覺氣憤憤說道：「先生這話錯了！做了一個人，總要做些事業，看著大家受苦，一人在家裡快活，那樣的人，生他何用？他們要上報做書，話也多著哩，為什麼揀這些忌諱的話放上去？我所以信他，是真就算打聽不甚詳細，總也有點因頭。難得這番熱心，想要運動起來，真不愧為志士。況且內中有人到過雲南，曉得那裡官府待百姓的暴虐，說得何等痛切！難道也是假的？這些話說說，也教官府聽見，怕人家不服，不至依然草菅人命。先生倒叫他不要說，恐怕招禍，又叫學生不要去聽，恐怕跟他們坐監。學生要做個英雄，死也不怕，不要說是坐監。我們熱血的人，說話是莽撞的，先生體要動氣。」瞿先生大怒，把手在桌子上一拍，那金絲邊眼鏡掉了下來，幾乎跌破，罵道：「你這孩子，越發不知進退了。我合你說的是好話，原是要保護你，恐怕你受累的意思。他們那裡頭的人，我雖不認得，也有幾個曉得他們來歷。那有什麼熱心，不過哄嚇騙詐。」

即如那位廣東人，是著名的大滑頭，他配講到那些話嗎？只你沒閱歷去信他們，將來吃了苦頭，才知後悔哩！你說官府怕人家議論，不至草菅人命，你那裡見官府草菅過人命來？況且他那幾個人的議論，也不會就驚動到官府。你說你是熱血，難道我就是涼血不成？不要我把你的血也帶涼了，你不守學規，我教不得你，另請高明罷！」說完，就叫家人捆鋪蓋要走。濟川見他這樣，倒著急了，只怕母親不答應，只得回轉臉來賠罪，再三挽留先生。這瞿先生得此美館，也非容易，如何使肯捨之而去？那般做作，原因天下不去了，料想學生總要服罪的，今見他如此，便也樂得收篷，道：「既然你自己曉得錯處，我就不同你計較。自此以後，只許埋頭用功，再不要出去招這些邪魔外道來便了。」濟川諾諾的答應了，心裡暗忖道：「我這先生向來是極維新的，講的都是平權自由，怎麼這外國花園一班人他會叫他不是，又勸我不必去附和他？這樣看來，什麼維新守舊，都是假的。又且聽先生一番議論，倒像衛護官場，莫非他近來得了什麼保舉，也要做官了，所以這般說法。以後合學堂究竟如何？待我來問問他看。」想定主意，便問道：「先生這幾日在外面運動，想是為女學堂的事，不知有些邊兒沒有？房子可曾租定？」瞿先生歎口氣道：「房子倒已租定了，只是我們中國到底不開通，沒得人來應考，新近有了兩個人來報名，卻又收不得。」濟川驚異道：「一般是來學的人，那有不好錄取的呢？」瞿先生道：「所以說你不曾閱歷過，要好好收我們還不收麼？你道這報名的是何等樣人？原來一個是兆貴裡書寓裡的女兒，一個是長裕裡住家野雞的女兒。」濟川雖生長上海，那書寓是跟他父親到過，不消說曉得的了，什麼叫做住家野雞卻不知道。往常也聽見人家說：「野雞」二字，只道是可以做得菜吃的野雞，此番聽見先生說了這種名詞，倒要請教教教。

幸虧那瞿先生誨人不倦，當下就把那住家野雞的始末根原，詳詳細細的演說了半天，濟川方才恍然大悟，付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我又不但開女學堂，先要逐娼妓了。」就問先生道：「這種下流社會的種子，官府倒不驅逐麼？」瞿先生道：「你這孩子又來說夢話了。你想你們外國花園演說，說的都是合官場為難的事，尚且沒人來驅逐，那住家野雞既然住在租界，他又不礙官場，為什麼要驅逐他呢？」濟川聽了這話，也由不得要笑了。

自此常在家裡用功，不去管外面的事。

過了半月，先生又有事出去了，可巧那舊同學又來看他。

濟川責他道：「那天外國花園的會事，二位約明來的，為什麼不到？這般沒信？」方、袁二人道：「我們何嘗不想來？只因外國學堂裡的紀律嚴，比不得中國學堂，可以隨便的，要是我們那天來了，一定開除我們。想那些空議論，聽他無益，倘若因此開除了，倒不值得，所以未來。」濟川暗道：「佯般說來，我們先生的話，也真不錯了。」方立夫道：「老同學！你只知道怪我們不來，不知這班演說的人，如今都是不了！」濟川大驚，亟問其所以。立夫道：「那演說直鬧了三次，每演說一次，就上報一次，所說的又是有類於造反一般，既然如此，索性秘密些我倒也佩服，他那有青天白日宣言於眾，說我們要造反的？老同學！你想這不是個瘋子嗎？好笑那些官府，當作一樁正經事務，不知道他們是鬧著頑的，也不知那個傳到那官府耳朵裡去。雖說是上海報，然而這種報官府輕易不看的。一定是有人傳到他們的耳朵裡去。你想他們把雲南那些官府糟蹋到這步田地。常言道：官官相護，一般做官的人，那有肯容人罵官的？所以這裡的官動了氣，要捉他們這一班人，又捉不成，說來說去，總是中國不能自強，處處受外國人的壓制。事到如今，連專制的本事都拿不出來，要想捉幾個人都被外國人要了去。」

濟川聽到這裡，大喜拍掌。立夫道：「老同學！且慢高興！你說官府提不得了，是我們中國人的造化嗎？他們那些演說的人，依賴了外國人，就敢那般舉動，似此性質，將來能不做外國人的奴隸嗎？做中國人的奴隸固是可恥，做外國人的奴隸可恥更甚！不

但可恥，要是大家如此，竟沒得這個國度了，豈不可傷！」濟川聽了這番驚動的話，由不得淚下交頤這是少年人天真未鑿，所以還有良心。當下方、袁二人安慰他一番，他又急問端的。立夫道：「官府捉人的事太魯莽了，不曾合外國人商通，外國人不答應，所以將人要去，也只三五個人，其餘均聞風遠避，有的到外國去了。這幾個人既被外國人要去，也不至放掉，不過審問起來，不能聽官府作主，要他們會審，不消說那種嚇人的刑具是不能用了。官府豈不氣憤，想了法兒合外國公使說話，也是無益，仍舊沒得個收梢，但餘黨恐要株連，弄成一個瓜蔓抄，這才不得了哩。我們幸而沒到場，置身事外。老同學！你去可曾簽名字沒有？」濟川道：「不瞞你二位說，我去聽說，能不簽名嗎？原為這事被我們先生發揮了一頓，此時倒要服他老成先見，怎樣設法避脫這場禍才好？索性轟轟烈烈的做一番倒也罷了，像這樣沒來由，暗暗的上了圈套，我也覺著不值得。老同學！有什麼法兒想，替我想想看。只是那些官府，也真不知是何意見，如此同類相殘，如何會得自強呢？」

立夫道：「你這問極有道理。譬如我們這班人，知道自治，自然不受人壓制，官府雖暴，也無如之何。官府以法治人，自家也要守定法律，人家自然不議論他，這才是維新的要訣，文明國度也不過如此，如今還早哩。你簽名一事，雖沒什要緊，然而也想要個法兒避避才好。要是一時大意，被人家帶上一筆，那卻不是頑的。」濟川被他們說得心中忐忑不定，當下二人辭去了。事有湊巧，偏偏他們說話的時節，濟川家裡的丫環細細聽了去，就到裡面和太太述了個大概。濟川母親聽得，又是官府捉人，又是濟川也有名字在內，後來又商量避禍的話，登時急得身子亂抖，忙叫濟川進去。濟川聽見母親呼喚，知道方才的話被他老人家曉得了，倒著實為難，只得走了進去。他母親罵道：「你越讀書越沒出息，索性弄到滅門之禍了！那些造反的人可是好共的？」濟川辯道：「沒這事兒，方才方立夫、袁以智二人，是外國學堂裡的同學，他們來看我，講論些人家的閒事，不干我的事。」他母親道：「你還要瞞我？我都聽見了。」

濟川道：「母親定是聽見丫鬟說的，他鬧不清楚，知道我們說的什麼，傳話不實，倒叫母親耽驚動氣！」他母親道：「你要沒事便好，要有事總須叫我知道。好早早商量。」濟川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退了出來，心中著實憂慮。偏偏先生又不在家，沒有知己的人討個主意。正在躊躇，忽見書童報道：「外邊有人送了一封信來，說要請少爺出去當面交的。」濟川一驚，忖道：「莫非有人來拿我嗎？」慌忙躲入上房。停了好一會，不見動靜，出來探望，迎面遇著書童道：「少爺！為什麼不出去，那人說是山東寄來的銀信，要面交，等得不耐煩了。」濟川罵道：「你這個混帳東西，為什麼不早說明？」書童呆了一呆，不知他少爺是何意見，朝外便走。濟川隨後走出，果然是匯兌莊上的伙計。當下問明了濟川名號，與信而合符，然後交出。

濟川看了，知是他叔父的，信上面又寫匯銀一萬五乾兩，倒覺有些納罕。票莊伙計請他去兌銀子，他把信看完，才知是辦書籍儀器的，又有請他當教員的話，便忙忙的穿好衣服，跟著那伙計到得莊上，議定要用隨時去取，打了一張銀票回來。可巧路上遇著瞿先生，一同來到書房。瞿先生問他到那裡去的？他把山東的事說了。正想問先生避禍之法，那知瞿先生一聽此言，早已有心，道：「你前次鬧的亂子，如今要發作了，果不出我所料。前天我看見你的名字高高在那報上，現在官府捉拿餘黨，你須想個法兒躲避才是。」濟川正為此事耽心，忙問瞿先生躲避的法子。瞿先生道：「我已替你出一條路道，莫如逃到東洋，那裡有我幾個熟人，你去投奔他，自然妥當的。你要你叔父辦什麼書籍儀器，我替你代辦了罷。事不宜遲，須早早動身。」

濟川道：「先生的話那有不是？只是學生這事不曾告知家母，且待商議定了再處。」瞿先生道：「你要不從速設法，禍到臨頭，那時就來不及了。」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